

水润池州

许俊文

变化,第一座跨江大桥建成后,二桥又开始上马。曾经许多个夜晚,我伫立江岸西望北看,江面上疾驶而过的一艘艘大轮与池州无缘,作为新池州人的我,多少会有些惋惜。不解我意的江风只管吹拂,从春吹到冬,又从冬吹到春,年复一年。突然某一天,风声变调了,它的节奏里多了机器的轰鸣声和敲打金属的叮当声。不久,一座年百万吨级产能的船舶小镇在不远处诞生。从此,航行于长江的巨轮里,终于有了池州制造。

有那么几年,我习惯带上一本书沿着河流行走。首选是秋浦河。我花了一个星期走完全程,抚摸过古人诗中的女贞与石楠,也亲见了稀有之鸟白鹇,喝了茶,吃了米饭,一条诗意与物理的河流,就这样与我融为一体。

清溪河我就毋庸刻意造访了,它从城中蜿蜒流过,人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着它。三年前,我把家迁至清溪河畔的一个小区,临河而居,推窗便是一河清波。当年多次造访秋浦大地的李白,对清溪河青眼相看,把“清溪清我心,水色异诸水”送给了这条河。千年时光飞逝而去,清溪河依旧还是原来的模样。要说有什么改变,只是入夜后,多了岸边戏台上悠悠黄梅和神秘的傩戏,多了水中欸乃而过的画舫。

去得最多的还是平天湖湿地,它把池州城东、城南拢起来,面积2000多公顷。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,只需穿过一条马路,便融入湿地怀抱。我刚来那年,

这片湿地上还有一些人家种菜、放牧、捕鱼,自从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后,属于自然的还给了自然。

湿地是植物的世界。我借助手机软件识别它们,足足记满了两页。红荻、红蓼、石龙芮、莎草、菖蒲、萍蓬草、荩草等等。池州人在草地上见四季,见轮回,与草木一起呼吸,畅快呀。

满城流动的是水,静泊的也是水。城中及周边分布着许多水荡,它们全是天然形成的,没有一定之规,一荡一面目,一荡一生态。菖蒲、芦苇、红蓼各具风姿,野鸭、白鹭、黑水鸡引颈和鸣。这么多的水,怎么能缺少荷的身影?爱美的小城人,善于打扮自己的家园,他们将莲籽抛入荡中,不出两年,荡荡皆有风姿绰约的荷花。风过处,翠叶摇碧,荡过来,荡过去。

“交流四水抱城斜,散作千溪遍万家。深处种菱浅种稻,不深不浅种荷花。”清代诗人阮元的这首《吴兴杂诗》,用在池州身上也恰如其分。池州城中的那些水荡,恰到好处不深不浅。炎炎夏日,打城中任何一处走过,便觉荷香牵袖。风自东边来,自南边来,自西边来,自北边来,拂过每一个水荡,每一朵荷花,啾溜一声钻进古城的大街小巷,满城乱窜。于是,这座城的一呼一吸,便有了荷的气韵。

杏到池州便成诗,且是家喻户晓的诗。相传,诗人杜牧迁池州刺史,在细雨纷纷时节,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清明》。

此诗一出,慕名者接踵而至,或登楼把酒,或赏花作对,为后人留下了数百首诗篇。因之,池州被誉为“千载诗人地”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江南的杏花开得早,早春二月,南风一吹,春雨便光顾了这座城,淅淅沥沥,不紧不慢,湿了粉墙和黛瓦,润开朵朵红杏花。刹那间,街道旁,河岸边,山坡上,庭院中,触目皆是粉粉的杏花。

有了水的滋润,池州出落得袅袅婷婷,清清爽爽,怎么看,都像一株水生植物,摇曳多姿。池州人的口味,也是水滋养出来的,菜谱上,最常见的是纯野生鱼虾。鱼是半炸长的小河鱼,或煎,或炸,放在红泥小火炉上微火慢炖,滋味鲜美。爽口的还有各种野菜:藕心菜、红菱梗、茭白、菱角米,这些源自河流、湖泊、湿地的食材,烹饪时,多清炒、清炖,借以保全食材的本味,食之清嫩爽口,微甘中夹带淡淡的清香。

那些来自大自然的野菜,不仅清新味美,颜色也好看。藕的白,菱的红,芡的微黄,野芹的绿,仿佛把五彩缤纷的大自然搬上了餐桌似的。

明媚的春光里,城中人纷纷走向野外,开始一年一度的采春。此时,风儿是柔的,郊野是绿的,阳光不温不火。池州人是幸运的,他们有着采不尽的各种野菜,一时吃不完,就用滚水焯了,团成团,储存在冰箱里,可以细水长流地从年头吃到年尾,直到衔接上下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。

横铺听雨

陈诗悠

清晨5点,听到雨打在窗棂,我想起山中横铺那婉转的雨。

横铺的春雨,最是充沛,把整个春天都浸泡在雨水里。她让青苔发光,让草木疯长。雨珠圆而透亮,大颗大颗从草叶间滴落下来。她让山中的溪涧滚滚奔流,如同骏马。

这时的横铺,空气总是湿湿的,有一股菖蒲香。溪岸长满了野菖蒲,雨水愈浓,菖蒲愈香。这香克服一切阻碍,飘荡在山林,蜿蜒在村庄,奔跑在田野。

这时,我常会躲在廊下听雨喝茶。春天的雨声,绵长又细腻,滴滴答答伴着丝丝清风。细听会觉得,像有人在你说话,话里有柔情,有生机盎然。

春雨常会让家中物什长霉。我的书桌、竹篮、杯垫总是长着薄薄一层青霉,今日擦去,明天又悄悄长出,真人无可奈何。

夏天时有急雨。阳光刚还在山林间一层层洒落,突然就雷声轰鸣,乌云密布,骤雨从远山赶来。雨滴砸向地面,声音急促又响亮,打在树叶间,叶片歪斜了,钻进泥地里,泥土留下孔。山腰间梯田上的雨水一层层溢满,又往下流,下面一层梯田接不住时,便往下甩,直到甩到最下面的河圳里。

急雨过后,山色更青,万物发光。草叶间还在悄悄滑落雨珠,躲雨的田鼠已在田野

间乱窜,蟋蟀又到草叶上弹跳,夏蝉继续在大树上嘶鸣。

横铺的秋雨,有些凄切,让我想到黛玉的《秋窗风雨夕》:“已觉秋窗秋不尽,那堪风雨助凄凉!”但秋天的桂花,常常能把秋雨点亮。

那时,桂花开满山林,香气久久萦绕。雨中的桂香,湿湿的,黏黏的,比晴日里更浓郁。撑着雨伞,走去山林间赏桂花。雨滴细细密密打在桂花上,桂花显得娇弱又沉静。桂花树下落满了一层又一层的湿花瓣,黏稠而黄澄澄如一块耀眼的毯子,也像一圈圈温软而生动的光晕,把山林瞬间点亮。

在秋雨的催促下,山林日渐斑斓,银杏叶金黄一片,红枫随风飘去很远。这时,山中的野核桃也已经成熟了,孩童们拿着长而细的竹竿,踩着湿漉漉的枯叶,欢歌笑语地去打核桃吃。

山中的冬雨,很冷酷。她和春雨相似,细雨绵长,悄然而来。而她们的不同,在于春雨微寒,却唤醒生灵,冬雨冷峭,而砸出更深的寒。这不动声色的冬雨,让草木树枝萧疏,青瓦上冒出阵阵寒气。

但是,我们仍旧喜欢打破冬雨带给山林的凝固。周末,我们朋友几人,在屋檐下,听着冬雨的缠绵,烧起旺盛的炭火,烤糍粑,吃烧烤,温一壶小酒对饮。此刻,冬雨也仿佛变得热情起来。



油画《霜叶》,作者苏天阳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

16年前,我从宁波坐绿皮火车去武汉,子夜时分被广播喇叭叫醒:“池州站到了。”这个地名,以前我有所耳闻,但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概念。我匆匆下车,去见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,后来机缘巧合在此留了下来,成了池州人。

每到一地,我信奉这样的道理:只有那些被脚步丈量过的地方,它们才属于自己。一番兜兜转转,所见、所闻、所感,池州可谓一座水汽氤氲的城市。明代丁绍轼在《荒政碑记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郡以池名,盖郭外即湖,湖外为江,郡治襟江带湖,城阙官室,宛在池上。”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几座城市,还没有哪一座有池州的河流和湖泊多。行走在池州,宛在池上。

先说河流,大者如长江,从西、北两个方向把小城搂在怀中。我早先住的地方,离秋浦河入江口较近,晚上散步常去那里。那时候,拥江而立的池州,还没有充分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,就连过江北上,也要绕道几十公里外的铜陵。

其实,池州人心里是憋着一股子气的。他们就像流动不息的江河水一样,有一股子韧劲。渐渐地,沿江地带起了

一缕隐隐的亮光,便随着亮光寻去。原来巷道还连通着一条巷道,一路向上延伸,远处有一个圆圆的白点,光线就是从那里射进来的,像极了“圆月”。身处地层深处,这一发现让我欣喜,“月亮”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脑海。

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在安监部门工作的赵师傅。他说这是矿井副斜井,在主斜井未运行入车前,矿工上下班都是从这里爬上爬下,现在用来排水通风和架设电缆,与地面垂直距离400多米。地面的空气从斜井直灌井下,风格外大、格外凉,如今职工都不愿意从这里攀爬出班了。我看到的“月亮”就是副斜井的井口。井下与地面光线不同,这轮“月亮”一直存在,只是白天更亮些。

此后只要有机会,我便会微光照着的巷道矿灯上熄灭矿灯,坐上一阵,痴痴地望着“月亮”。或许是长时间处在极黑的环境里,人的视力可以洞悉平时看不到的细微东西,我发觉自己的眼睛竟然能够穿过层层黑暗,看到巷道里一滴滴水珠如玻璃球般跳跃,那样无拘无束。

半年后的一天,几个工友决定从副斜井出班,体验老矿工们曾经的艰难。从矿场井底到地面,陡峭的巷道铺满了电缆、管道,一些地方堆积了碎石,稍不注意踩在上面,人与碎石就可能滚落到井底。巷道中,时有淋水从顶板滴落,落在斜坡上日积月累形成坑坑洼洼的圆点,在光线下绽放出鱼鳞般的光彩。我们四肢并用,一米一米地攀爬,像一个个攀岩者,一个个登月之人。井洞里空气加速流向井下,逐渐变成旋风,冬天透过淋水处,风更凉了,隐约还夹着雪碴,吹在身上让人直打哆嗦,待风进入井底各巷道,才变得温暖起来。“贴紧洞壁,有碎石跌落了”,有人敲打着管道呼喊提醒,接着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敲击声在巷道里回响。我紧贴着管道,直到敲击声完全消失后,才重新爬了起来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“月亮”慢慢变成一束亮光,再慢慢变大,照在我们黝黑的脸庞上。蓦然回首,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洞。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攀爬,我终于爬出井口,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感受着温暖的光芒。那一刻,相比疲惫和惊悚,更仿佛重生。

2011年,煤矿对矿工下井的人车进行技术改造,在副斜井安装了固定抱索式乘人装置,类似游乐园里的缆车。矿工上下班只需坐上去,再无落石、摔伤之虞,便可轻松地坐在井洞里上下,在那轮“月亮”的远近里穿越。

不知不觉夜色渐深,来江边散步赏月的人多了起来。我一如在地层深处般静静凝视着天际,瞳孔里出现长长的井洞,“月亮”挂在斜井口之上。

井口那轮「月亮」

肖建勇

今年中秋天气晴好,晚饭后,我和家人去湘江边赏月。

江边人流涌动,十分热闹。堤岸处整齐地摆着数百张塑料躺椅,市民只需买10元左右的茶点,便可在躺椅上休憩。

我们找了处人少的地方坐下。躺椅离江水一尺左右,身体挨上椅子,白天的劳累立马少了许多,虽然此时月亮还躲在云层里,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兴致。微风簇拥着波浪“哗哗”扑向堤岸,整个身心如同被湘江托着、摇着、抱着,不久我便进入了梦乡。

月亮出来了,儿子唤我。我这才发觉天际堆叠的云层已消失无影,天空一片深蓝,月亮变得更圆、更皎洁。望着月亮,看着举家团圆的一家人,我的思绪飘到了200公里以外我曾工作过的煤矿。我像青蛙一般蹲在地层深处的井底,透过30度左右的斜井,仰望着远处的那轮“月亮”。

在煤矿工作了12年,我最初分在掘进六队。每次下井,我们总早早来到掘进当头,大家一口气干上几个小时,完成任务便返回井底候车室。那个时段没有人车运行,是主斜井提升煤矸的高峰期。尽管矿车上下发出的声音震得井响也跟着晃动,但想到身体离地面近了,心里便踏实许多。

一天早班,我们返回井底候车室才凌晨3点多,距7点下班还有3个多小时。我随另一位工友去附近的水泵房休息。水泵房距候车室有100多米,要经过一条巷道。走在巷道里,我突然发现巷道壁一侧有

赣南的燕子窝是一处向阳的山坳。燕子窝每一座房屋,都有燕子的家。除了有许多燕子,这里地形如燕子筑的巢,冬暖夏凉,挡住凛冽的北风,迎来温暖的南风。

燕子窝是江西兴国县枫边乡一个小山村。每年农历六月十五,是燕子窝的食新节,这是大山深处独具特色的风俗。食新节这一天,燕子窝比过年还要热闹。一家老少,左邻右舍,大家都饱食一顿新米,谓之“食新”。除了吃新米,父老乡亲还杀鸡宰鸭,打酒买肉,大家欢聚一堂,庆祝丰收的喜悦,祈盼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欢声笑语如潮水般在村庄流淌……

石印河从燕子窝脚下流过,河流两岸是无比浓烈的金黄。碾米机发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,紧接着碾米房的屋顶冒出浓烈的烟。碾米房在村庄中央,紧挨着小卖部,那里是村庄最热闹的地方。

我站在山坡上,看到挑担的人朝碾米房走去,也看见挑担的人从碾米房走出。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,但可以听到他们爽朗的笑声。人们朝碾米房奔去,掠过田埂,穿过河流,从河西到了河东。碾米机就像一块吸铁石,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。

我挤进碾米房,终于看清了碾米机。这是一个庞然大物,它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。金黄色的谷子倒进碾米机的进料斗,不一会儿,不计其数的米粒汇聚成一条河流,从出口流出。雪白的米粒出生了,它们蹦蹦跳跳来到人间。主人双手合拢,捧起一堆米,满脸欢喜。刚刚降生的米粒,雪花一般洁白,身体却散发出一股温热。

新米,就像金子一般珍贵。一堆

食新节

欧阳国

新米堆积在一起,雪白天间透出光芒,将村庄照得闪闪发亮。父亲挑着一担新米,从碾米房回家,从河西走向河东,从寒冬走向春天。虽然肩上有沉重的担子,可他的脚底好像长了弹簧,脚步无比轻快。

父亲将新米挑回家时,锅里的水已经沸腾。母亲将新米倒入锅中,米粒在热水的蒸着下变得柔软。新米的清香越来越浓郁,从厨房流出来,流向客厅,流向村庄。新米的清香就像暮色一般慢慢将村庄淹没,变成无数的光芒,将燕子窝的夜色照亮。

如今,燕子窝的人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不过,每年到了农历六月十五这一天,燕子窝的老百姓还会相聚在一起,庆祝丰收的喜悦,忆苦思甜。多少年了,我在他乡总是不能忘记过食新节的场景,更不能忘记新米的清香。

重新学习阅读

胡一峰

友人问起:好久没见你晒书了。答曰:近来忙乱,无暇阅读。我知道他说的“晒书”是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读过的书或者读书心得。这样的“晒书”与天气无关,与心情有关。而在以前,恰好相反。

我老家在浙江,儿时家中藏书虽不多,黄梅雨季里难得逢到大晴天,再忙也定要晒书拿出来,在太阳下晒晒,免得受潮霉变。北方干燥,书极少发霉。但每次搬家,手忙脚乱之际,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书。现在好了,我的书装在手机里,天荒地老,书亦永保。哪怕手机摔得稀烂,书也是完好无损的。往大了说,从骨、石、竹、帛到纸张再到屏幕,读书更方便了,书的生命愈发长久。

互联网改变的东西很多,阅读是其中之一。互联网时代不仅“晒书”有了新解释,买书、藏书、读书也都有了新变化。

读书,对我而言,是生活的刚需,无法离弃。最近这些年,我每年读过的书是三位数,去书店的次数是两位数,从书店买的书则是个位数。往前数20年,我读的书绝大多数是从书店买了带回家,或者在书店里读完。往前数10年,大多是在书店里选定后从电商平台下单,由快递送上门,既便宜又省力。到了这几年,我从书店里选了书,打开手机,不忙下单,先看看各款阅读软件里有没有。如果有,就把书店里的书放回书架,把手机里的书“加入书架”,在回家的地铁上便迫不及待读起来。

不过,虚拟的“无形书架”随身携带,并没有取代“有形书架”在我生活中的地位。虽然,去书店越来越成为某种习惯,和买书没多大关系。但是,走进书店,徜徉于书架之间,闻着一排排书散发的纸墨气息,依然让我觉得踏实温馨。此时的我像一个刚搬进城里不久的农人,侍弄着种在阳台上的那几株黄瓜西红柿,心里觉得挺满足。虽然,端上桌的必是购买的蔬菜。

因为习惯了在阅读软件里读书,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这条我奉行了多年的训诫被打破了。“标签”代替了折角,“复制”代替了摘抄。那个伴随我多年的摘录卡片箱子,已经许久没有增加新成员了,正如电子支付普及后,小猪零钱罐光荣退役,成了纯粹的摆件。然而问题来了,我至今未能熟练整理我阅读电子书时随手加上的标签、画下的道道、粘贴的片段。更让人汗颜的是,我从阅读软件“加入”或“收藏”的电子书越来越多,真正读过哪怕几页的却越来越少。

曾几何时,手机阅读的无限“藏书量”让我欣喜不已,以为终于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家中书堆放不下的杂乱了。我却慢慢发现,一本纸质的新书摆在书柜里,它的封面、封底、书脊、开本、

腰封,哪怕只是书页堆积的厚度,都不停地召唤你去翻阅。电子书收藏进软件,却常常听不到声响。

而阅读软件内置算法推荐功能,又比任何书店经营者都更明白你的阅读喜好。它为你量身定制阅读书目,还偷偷告诉你,哪些书正受到成千上万读者的追捧,而其中又有多少是你的“好友”。它仿佛在暗示,要是再不读这些书,你就落伍了。如此这般,当无穷尽的书在眼前的屏幕内闪亮登场,我又怎能克制把它们“收入囊中”的愿望呢?

于是,电子书的海量存储给我带来了些许焦虑,“藏而不读”的恐慌平添心理负担。我暗暗告诉自己,一定要管住那根在屏幕上点戳的食指,没有阅读哪一本的决心,就不要轻易藏入“书架”。藏书之变,成了养成阅读新习惯的契机。

而今天的阅读软件很贴心,不但可以按照读书进度把书分为“尚未阅读”“刚开始读”“正在阅读”“即将读完”“已读完”,还时不时就提醒我,某本书已经放进书架一个月、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了,“还没有开始阅读哦”。说实话,头几次收到它贴心的提醒,我是很为情。读中学时,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老师也爱这么问,他的语气严厉而急切。

经过三五年的磨合,如今我的无形书架中的电子书动态更新,保持着不多不少的数量,还实现了和家中有形书架上实体书的互补。

大部头的书、竖排的古籍,主要定居在家里的书架上。这是因为,读大部头的书常需前后翻动比照,纸书远比电子书来得方便。竖排的古籍呢,转为横排电子书时容易有错漏,更不用说阅读本来就关乎心灵又属于肢体。一本纸书卷持在手,摇头晃脑、顺行而下的快意,岂是点点屏幕可以替代的。

新出的小说、插图多的书,则大多驻扎在手机里。这是因为,读大部头的书常需前后翻动比照,纸书远比电子书来得方便。竖排的古籍呢,转为横排电子书时容易有错漏,更不用说阅读本来就关乎心灵又属于肢体。一本纸书卷持在手,摇头晃脑、顺行而下的快意,岂是点点屏幕可以替代的。

坦率地说,我正在重新学习阅读,努力适应着买书、藏书、读书的新变化。应变以守常,本就是阅读之目的。作为读书人,唯一不变的,是阅读的信念和执着。

